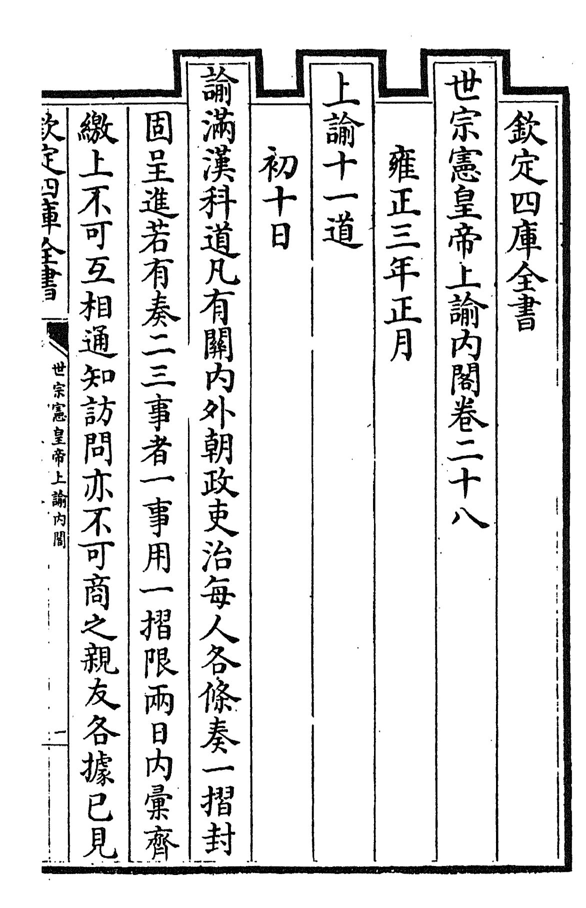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世宗憲皇帝上諭内閣卷二十八

雍正三年正月

上諭十一道

初十日

諭滿漢科道凡有關内外朝政吏治每人各條奏一摺封固呈進若有奏二三事者一事用一摺限兩日内彚齊繳上不可互相通知訪問亦不可商之親友各據已見

奏聞

二十二日奉

上諭蔡珽身為巡撫縱情任性將所屬知府蔣興仁威逼自盡經年羹堯參奏朕始知之降旨詰問若蔡珽當時即據實陳奏其罪猶輕乃蔡珽屢次朦混欺隱罪實難逭因交與塞爾圖查奏塞爾圖不無袒護蔡珽之心然實情難掩隨將此事情節一一查出及塞爾圖本到之後內閣應票擬嚴旨乃大學士等以蔡珽已於開礦案

内革職將此本票擬該部知道庇護蔡珽之意顯然及刑部議罪時引律内增減緊關情節朦朧奏准應斬非軍務錢糧酌情減等將蔡珽擬以枷責具奏蔡珽曾為大吏有罪當置之於法枷責殊失國體此不過巧為開釋之意國法所在恩威當自朕出臣下以意為輕重徇情市德可乎後經刑部將伊按律擬斬今奏稱蔡珽已經到京請旨監禁朕思蔡珽所犯情實罪當但當日係年羹堯參奏今若將蔡珽置之於法人必以朕為聽年

羮堯之言而殺蔡珽矣朝廷威福之柄臣下得而操之有此理乎即如岳周之罪本應即行正法因係年羮堯所參故改為監候再四川廵撫王景灝乃年羮堯所薦王景灝在軍前辦事出力及來京陛見朕觀其才幹可用故簡任廵撫今若因年羮堯之薦而擯棄之則非鼓勵人材之道故試用之以觀其後效朕之存心大公至正是非功罪權衡允當且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寧可使人謂朕聽年羮堯之言而用王景灝斷不可使人謂朕

聽年羮堯之言而殺蔡珽著將蔡珽從寛免罪並將始末諭衆知之

又

諭理藩院邊關城門收稅雖關國用但祇令來往貿易商人納稅其請安進貢之蒙古等並無收稅之例今聞將伊等餘帶馬匹乘載口糧之車輛及買去之茶葉勒令停止私行收稅并索取零星物件又聞有奸惡商人希圖匿稅專僱蒙古車輛偷載商貨出入者甚多此皆守

口旗員及收稅官不嚴束胥役之故也爾衙門可行文該管官員嚴行禁止

二十三日管理蒙古同知白石請將入官地畝照邊內例定為三等起科每犂一具徵銀四兩二錢等語具奏奉

上諭每犂一具徵銀四兩二錢小民責車與牛僅能交納不可催科太迫著同知白石到彼處斟酌如伊等情願即照此徵收如不能即減去二錢

二十四日

諭吏部年羮堯將驛傳道金南瑛等如許官員參奏前來金南瑛係朕任用之人曾經揀選頭等朱軾保題在會考府行走怡親王亦曽奏薦並非無才之人年羮堯題參甚屬錯誤金南瑛著仍留任去歲年羮堯來京陛見時朕將文武官員揀選多人令年羮堯帶往者因年羮堯辦理外省事務熟練令伊等隨往學習耳並非令其悉皆補用也且伊等歷俸甚淺亦未至於即用今年羮

堯將金南瑛等叅奏揆其情狀特欲出缺用朕所命往之人此斷乎不可有違朕命往官員之本意著降旨年羮堯此次命往之人如有缺出不得即行題補雖委署印務亦著請旨再行委署如此内有應即用之人著密摺請旨又奏稱本内所叅官員俱係胡期恒詳揭等語胡期恒朕未識面此所叅官員朕亦未知其人除金南瑛外其餘官員著胡期恒帶領來京聲明情由具奏伊等員缺暫且不必補人巡撫印務著彭振翼署理

又

諭理藩院達爾諾爾處打魚人等聚集至二三千人若將伊等即行逐去俱係無籍窮民雖回原籍亦未必安分為生此皆扎薩克等希圖微利縱容積漸所至若不委一能員恐不能辦理馬爾薩現在閒住著伊帶銀三千兩前去其有本商人能自回籍者著即發回其無力回籍者酌量給與盤費所帶銀兩敷用則已倘不足用著將得木楚克等馬匹取用至得木楚克處朕另行給賞

補償俾此等窮民亦感朕恩安居原籍改惡為善著曉
諭扎薩克等知之
二十五日吏部奏湖南山東學政員缺開列翰林等
官請
旨奉
上諭從前各省學政與正副主考朕皆就其為人謹慎者
派往並未考試文藝其中竟有不能衡文者此皆由中
式之後荒疎年久故耳著將應差之翰林并由進士出

身之各部院官員查奏俟朕試以文藝再行差委

二十六日

諭大學士等凡大小臣工面承諭旨皆國家政務理宜慎密不可漏洩於外然此弊甚是難除昔

聖祖仁皇帝時若兩人同見而旨意漏洩者則彼此互相推諉若一人獨見而旨意漏洩者則謂近侍內監竊聞種種弊端朕知之甚悉是以臨御以來召見臣工常令一人獨進不許三尺之童在側伊等出外恐漏洩難逃罪

譴而遇至親好友詢問又不能謝却則多方造作言詞以告之其實非朕諭旨也周易曰臣不密則失身若將密旨宣露於外則其為人已不明於君臣大義並且利害不知所言尚可聽乎況其言又不確實多假揑欺人之語無益有害何必聽之嗣後切勿輕問輕信為人所愚自干罪戾著該部將此旨頒行中外

二十九日欽天監奏二月二日五星聯珠日月合璧實為萬年嘉瑞請

勅付史館奉
上諭據欽天監奏稱雍正三年二月二日庚午日月合璧以同明五星聯珠而共貫宿躔營室之次位當娵訾之宮為從來未有之瑞應請勅付史館等語朕惟日月五星運行於天本有常度是以從古歷元可坐算而得然古稱高陽時五星會於營室漢帝時五星聚於東井宋祖時五星聚於奎史書皆紀以為祥蓋七政會合數雖一定而遭逢其時者實海宇昇平民安物阜之會也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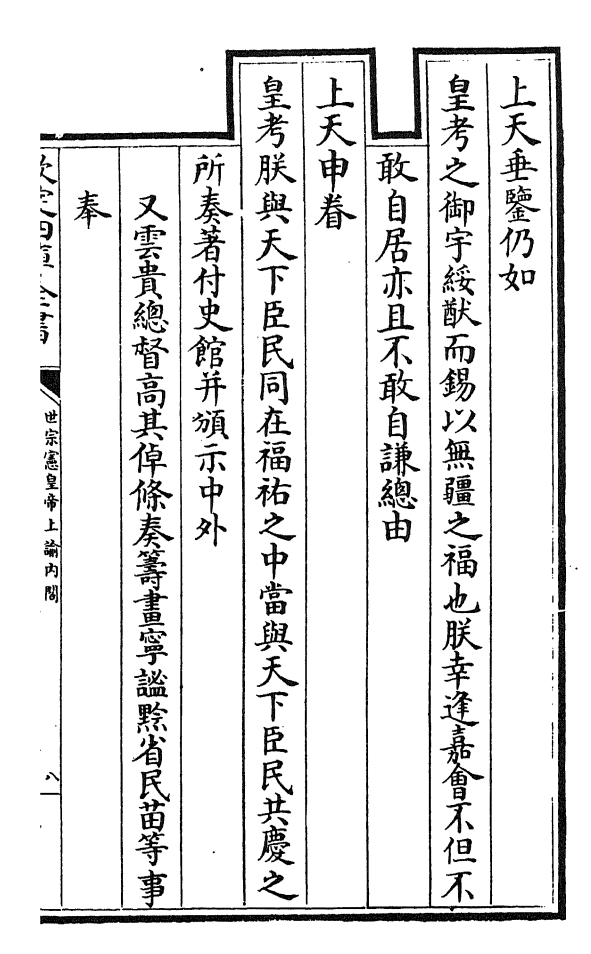
以為德化所致朕方臨御二載有何功德遽能致此嘉祥皆由我

皇考六十餘年聖德神功蟠天際地為千古不世出之君為

上天第一篤愛之子所以純禧駢集歷數綿長錫祚垂光至於今日覩此難逢之嘉瑞朕嗣統以來兢兢業業率由舊章惟以

皇考之心為心以

皇考之政為政宅衷圖事罔敢稍越尺寸故邀



上天垂鑒仍如

皇考之御宇綏猷而錫以無疆之福也朕幸逢嘉會不但不敢自居亦且不敢自謙總由

上天申眷

皇考朕與天下臣民同在福祐之中當與天下臣民共慶之所奏著付史館并頒示中外

又雲貴總督高其倬條奏籌畫寧謐黔省民苗等事

奉

上諭九卿詹事科道會同議奏此本内綑掠販賣一款與毛文銓密摺所奏川販之事詞語竟不相同是高其倬欲將川販字樣隱避但以境連川楚一句含糊帶過此特畏懼年羮堯之所致也朕君臨天下每事出於大公至正豈有重視川陝而輕視雲貴厚待年羮堯而薄待高其倬之理督撫須深知朕心庶無瞻顧將此川販綑掠一事交與年羮堯王景灝嚴行禁止務除從前惡弊毋害黔省民苗倘不實力奉行定將伊等一併嚴加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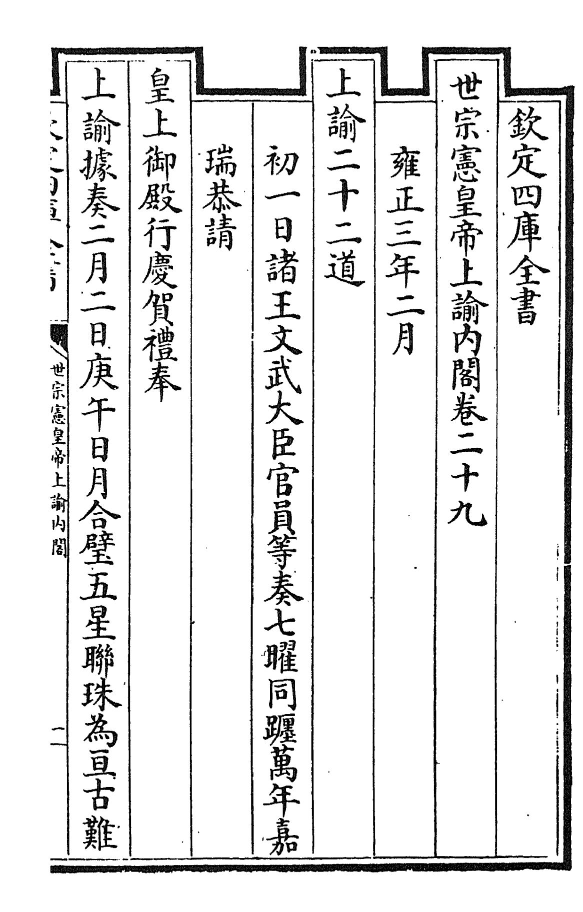
處

又

諭兩廣總督孔毓珣廣西蕉木山場常有礦徒騷擾雖屢經驅禁而巢窟尚在廣東終難安靖聞蕉木山路共有四汛在廣西者三在廣東者一兩省汛兵各宜盡心防緝不得坐視推諉嗣後將該管文武分地查核以專責任或礦徒從某地來不能稽察或已至某地不能擒逐或逃入某地不能堵截各就本地官弁題叅議處庶兩

省同心協力務期盜息民安以副朕意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二十八



世宗憲皇帝上諭内閣卷二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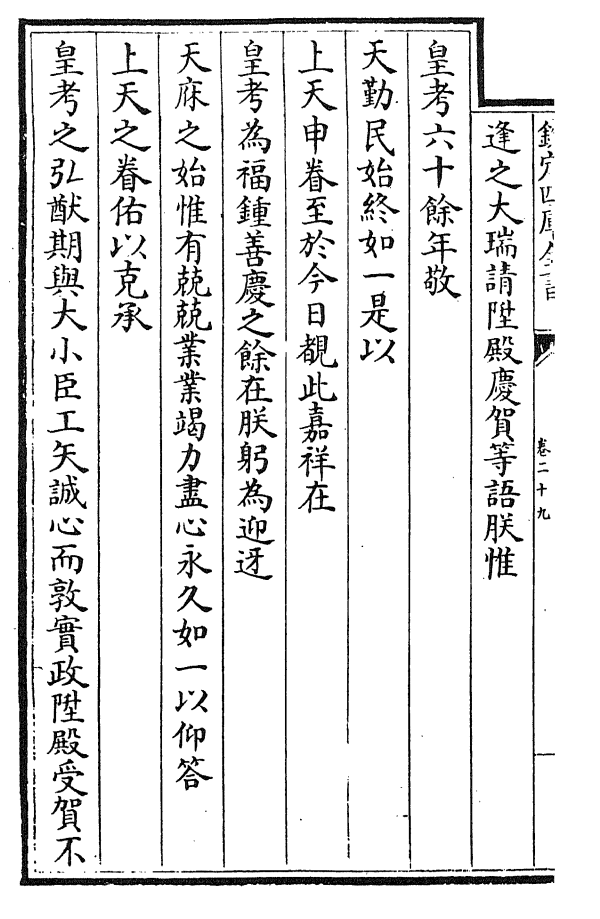
雍正三年二月

上諭二十二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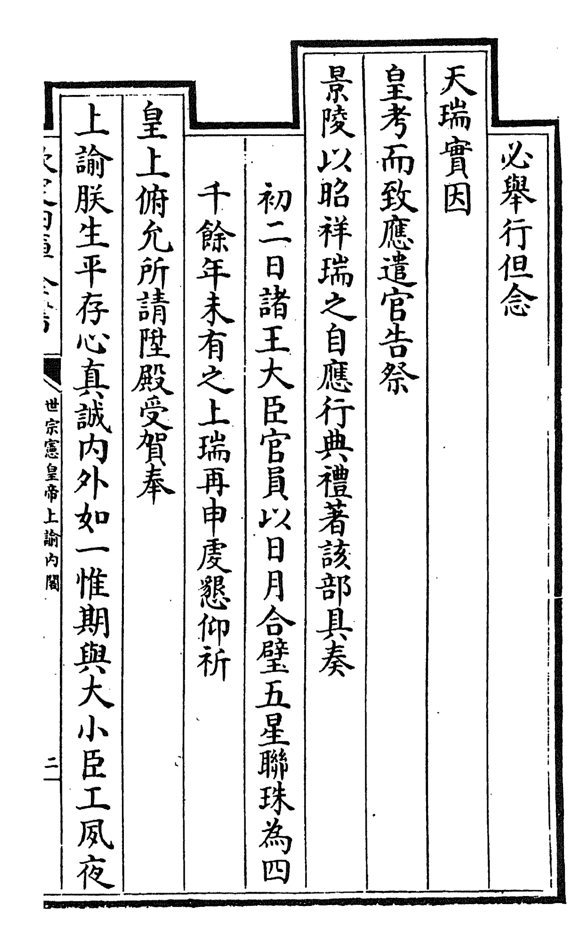
初一日諸王文武大臣官員等奏七曜同躔萬年嘉瑞恭請

皇上御殿行慶賀禮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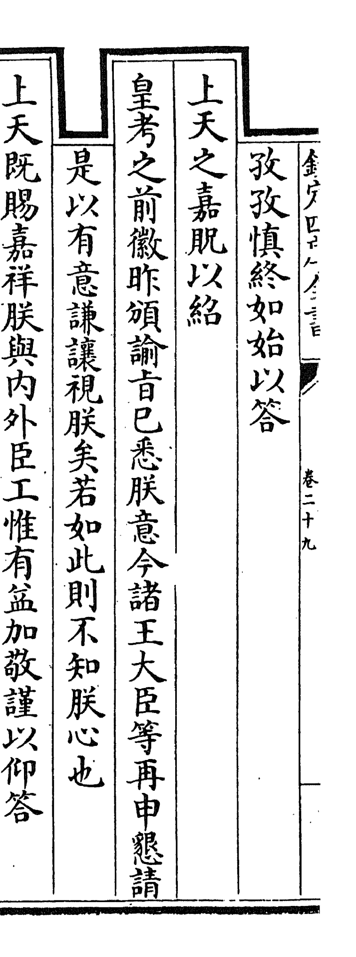
上諭據奏二月二日庚午日月合璧五星聯珠為亘古難



逢之大瑞請陛殿慶賀等語朕惟
皇考六十餘年敬
天勤民始終如一是以
上天申眷至於今日覯此嘉祥在
皇考為福鍾善慶之餘在朕躬為迎迓
天庥之始惟有兢兢業業竭力盡心永久如一以仰答
上天之眷佑以克承
皇考之弘猷期與大小臣工矢誠心而敦實政陛殿受賀不



必舉行但念
天瑞實因
皇考而致應遣官告祭
景陵以昭祥瑞之自應行典禮著該部具奏
初二日諸王大臣官員以日月合璧五星聯珠為四
千餘年未有之上瑞再申慶懇仰祈
皇上俯允所請陞殿受賀奉
上諭朕生平存心真誠内外如一惟期與大小臣工夙夜



孜孜慎終如始以答
上天之嘉貺以紹
皇考之前徽昨頒諭旨已悉朕意今諸王大臣等再申懇請
是以有意謙讓視朕矣若如此則不知朕心也
上天既賜嘉祥朕與内外臣工惟有益加敬謹以仰答
上天昭示之恩承
皇考詒謀之遠朕與諸王大臣期共慎之勉之所奏陞殿慶
賀不必行

初八日

諭内閣各省督撫提鎮將朕摺批密諭有同在一省而彼此互相傳看者有隔越隣省而彼此互相通知者亦有經過其地而私相探問者周易曰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歴來會議軍務皆極慎密以防漏洩凡文武大吏之密奏及朕所降密旨俱係國家緊要事件豈不更重於軍務而可輕洩以貽害乎嗣後若有此等一經發覺該部槩照洩漏軍機律治罪

又

諭工部河南河堤工程甚屬緊要一切需用物料必須歲前預備方不悞緩急之用聞去年冬間陳世倕不將錢糧撥給物料並未預備嵇曽筠行催數次但於十分之中撥給三四倘遇水漲有需用物料之處或致遲悞關係甚大陳世倕昏昧已極嵇曽筠懦弱推諉又是何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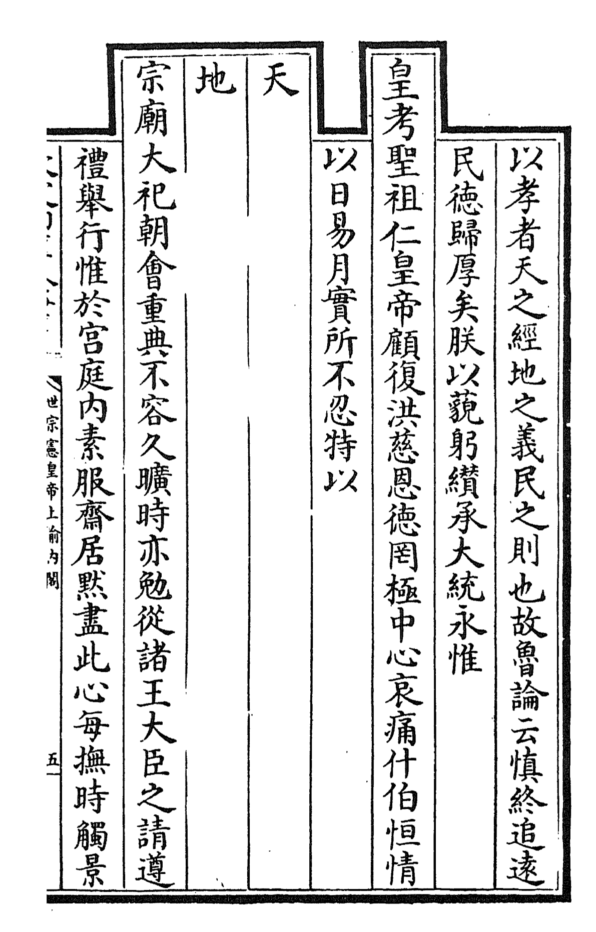
諭旨到日即將錢糧撥給河工官員所用物料作速預備並著嵇曽筠明白回奏

初九日三法司奏生員陳為翰打死何壯深一案巡撫仍照鬬毆殺人律擬絞監候具題應改為斬監候奉
上諭讞獄之道貴於虛公詳慎務得其平不可稍存一毫意見以致畸輕畸重朕駁審陳為翰一案該撫審出實情仍照前擬具題而該部又欲駁重朕籌之再四若依部駁恐將來督撫等俱有意迎合而事情委曲有所未盡若仍照該撫所擬又恐將來督撫等堅執前見不肯

改易朦朧結案二者皆於法不得其平朕慎重讞獄期於盡善無弊此案著九卿等會同詳議悉心斟酌以歸至當夫衿棍倚勢欺壓平民固屬不法至於閉戸讀書之人設或遭土棍欺凌又豈法所能容書曰惟明克允蓋用法惟明允乃得其平也朕因此案併諭及之爾等其悉朕意

十二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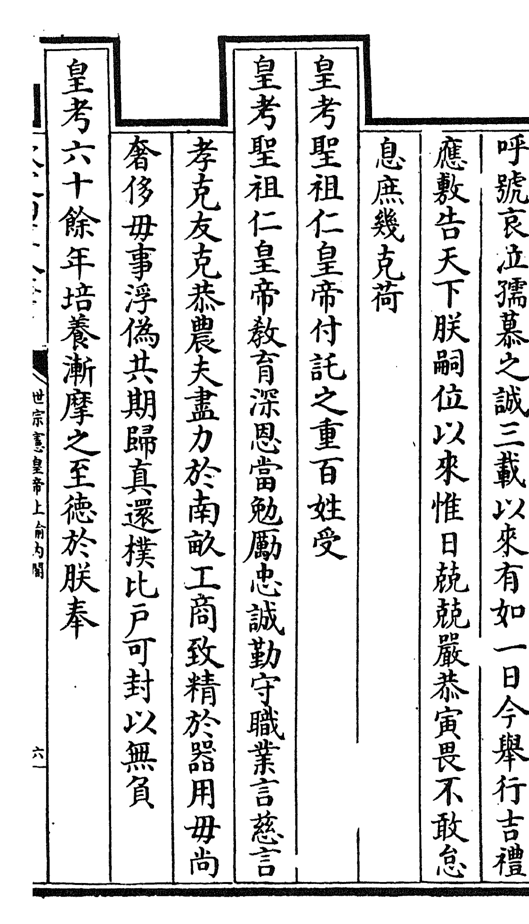
諭順天府府尹直省督撫朕惟古昔帝王以孝治天下誠


以孝者天之經地之義民之則也故魯論云慎終追遠
民德歸厚矣朕以藐躬纉承大統永惟
皇考聖祖仁皇帝顧復洪慈恩德罔極中心哀痛什伯恒情
以日易月實所不忍特以
天
地
宗廟大祀朝會重典不容久曠時亦勉從諸王大臣之請遵
禮舉行惟於宮庭內素服齋居默盡此心每撫時觸景

輒增悽愴僾見愾聞之際哀發於中潸然出涕古人云禮之至者無文哀之至者無節實非有所倣而行亦非欲以立法定制垂譽於天下後世也終身孺慕寧有已時今諸臣援二十七月即吉之文合詞公請祫祭釋服朕以禮制情勉允所請於雍正三年二月十二日祫祭太廟釋服即吉伏念

皇考聖祖仁皇帝御極六十餘年深仁厚澤普遍寰區

賓天之日凡京畿直省海澨山陬士農工賈白叟黃童莫不



呼號哀泣孺慕之誠三載以來有如一日今舉行吉禮
應敷告天下朕嗣位以來惟日兢兢嚴恭寅畏不敢怠
息庶幾克荷
皇考聖祖仁皇帝付託之重百姓受
皇考聖祖仁皇帝教育深恩當勉勵忠誠勤守職業言慈言
孝克友克恭農夫盡力於南畝工商致精於器用毋尚
奢侈毋事浮偽共期歸真還樸比戶可封以無負
皇考六十餘年培養漸摩之至德於朕奉

先思孝之心實有賴焉爾該地方官遍行曉諭俾薄海黎民咸悉朕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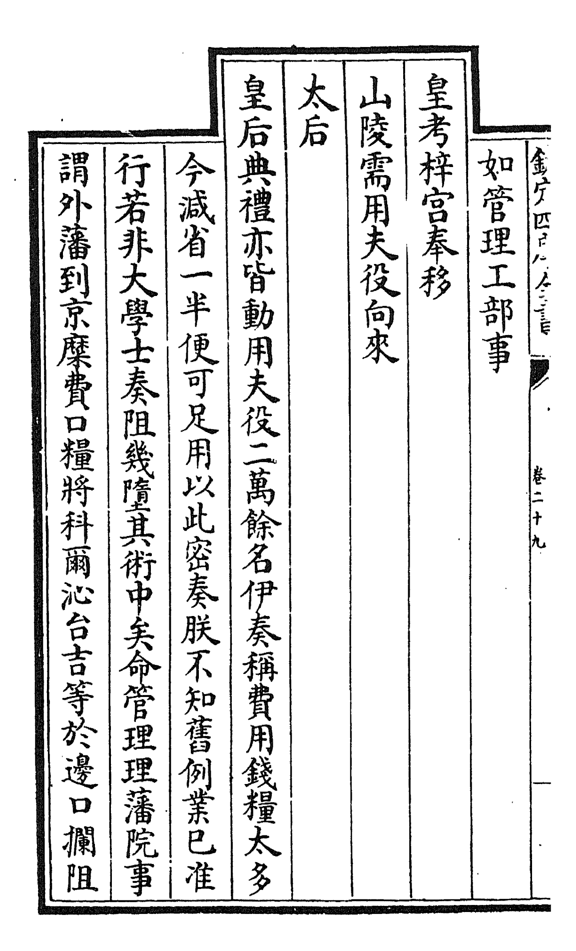
十四日

諭諸王大學士九卿等壬寅之冬朕纘承大統幾務殷繁以向來從不干預政事一切俱未周知且恐哀戚之中思慮不到而有差誤是以特令廉親王怡親王及馬齊隆科多四人總理事務以資贊襄迄今三年服制已滿合辭懇辭總理事務具見悃忱准照伊等所請各歸職

守辦事三年以來疊遭

皇考

皇妣大事怡親王悉心辦理諸事妥協能體朕意無一事勞煩朕心所委大小一切事務絲毫不苟小心謹慎竭盡心力忠誠任事實屬可嘉著從優議叙具奏隆科多馬齊亦著議叙具奏廉親王自委任以來諸事推諉無一實心出力之處無一有裨政治之言且時挾私心遇事播弄希冀搖動衆志攪擾朕之心思阻撓朕之政事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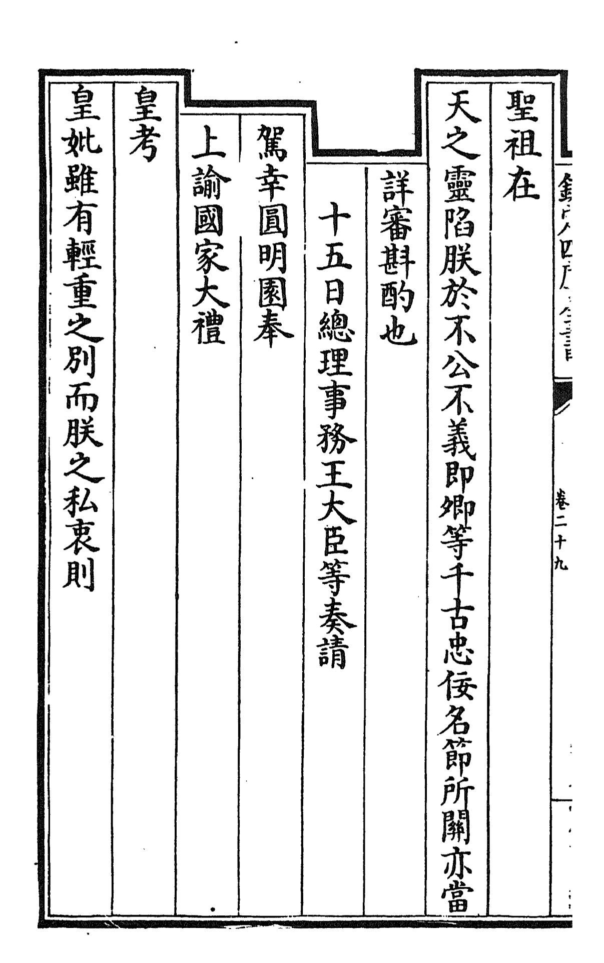


如管理工部事
皇考梓宮奉移
山陵需用夫役向來
太后
皇后典禮亦皆動用夫役二萬餘名伊奏稱費用錢糧太多
令減省一半便可足用以此密奏朕不知舊例業已准
行若非大學士奏阻幾墮其術中矣命管理理藩院事
謂外藩到京糜費口糧將科爾沁台吉等於邊口攔阻

逐回令不得拜謁
皇考梓宮致蒙古等涕泣而歸言我等皆天朝近親特為
聖祖仁皇帝大事而來竟不得瞻仰
梓宮怨聲載道若非經拉錫奏聞隨即開示蒙古等幾致寒
衆蒙古之心矣又如管理上駟院事奏稱馬圈畜馬太
多請行裁減大半以省錢糧其意非欲以彰揚
皇考糜費之名即欲使馬匹不足將來設有緩急無所取資
也此不過就允禩職任中舉一二端而言至如以破紙

書寫奏章祭祀大禮所設更衣幄次油氣薰蒸刻不可近用破損桌案安奉祝版種種不敬之事舉國所知其他顛倒是非草率怠忽悖慢無禮之處亦不可枚舉朕每事俱令衆人觀看若與較論則罪名甚大朕尚有難以喻衆而隱忍不出諸口者亦復不少朕皆容忍寛免允禩非才力不及智慮不到之人而存心所行若此誠不知其何心大槩因朕遠允禟允䄉而生怨恨之所致也豈其意或恐於朕前輸誠効力即為允禟允䄉所輕

不然朕之崇重信任允禩如此伊不當如此待朕也此
朕所知見者至於爾大臣等三年來日在朝班耳目難
掩或廉親王有實心待朕忠誠為國出力而朕不能知
之處亦未可定爾等可據實陳奏其應否議敘之處著
秉公會議具奏今日之議
皇考在
天之靈實照鑒之千古公私議論攸繫卿等若少心口相異
不但上負



聖祖在
天之靈陷朕於不公不義即卿等千古忠佞名節所關亦當
詳審斟酌也
十五日總理事務王大臣等奏請
駕幸圓明園奉
上諭國家大禮
皇考
皇妣雖有輕重之別而朕之私衷則

皇考
皇妣不容分視外邊吉禮仍令照國家典制舉行已有旨了朕於宮中務期獨盡人子之禮若駐蹕圓明園遊豫巡幸不但朕心實為不忍
皇考
皇妣之事朕何可有所分別況今之二十七月並非勉強從事沽取孝名以為觀美祇求朕心之安耳禮盡則朕心自安朕意已定諸王大臣毋得執意再奏

十六日

諭靖逆將軍富寧安軍興以來已經數載爾在軍前効力小心謹慎甚屬可嘉既為統兵將軍用度豈可匱乏提督路振聲係初次派往之人在邊地効力已久甚屬可憫現今策妄阿喇布坦之事未完又不便撤兵即欲撤兵亦必俟策妄阿喇布坦來使起程之後方可議及若以此處兵丁久戍之故即令更換轉令伊等軍前數年勞績有初鮮終矣但爾等在外年久甚廑朕懐今賞將

軍大臣官員兵丁等帑金二十萬兩內給將軍二萬兩提督五千兩其餘按弁兵効力年分以為賞賜之等次綠旗兵丁向係輪班行走伊等作何賞賜之處爾會同路振聲商酌所賞銀兩著行文年羹堯動西安庫帑派賢能官員解送

十七日

諭各省督撫提鎮凡文職如司道知府等官武職如副將叅遊等官出京之時奏請訓旨朕多令進見面加教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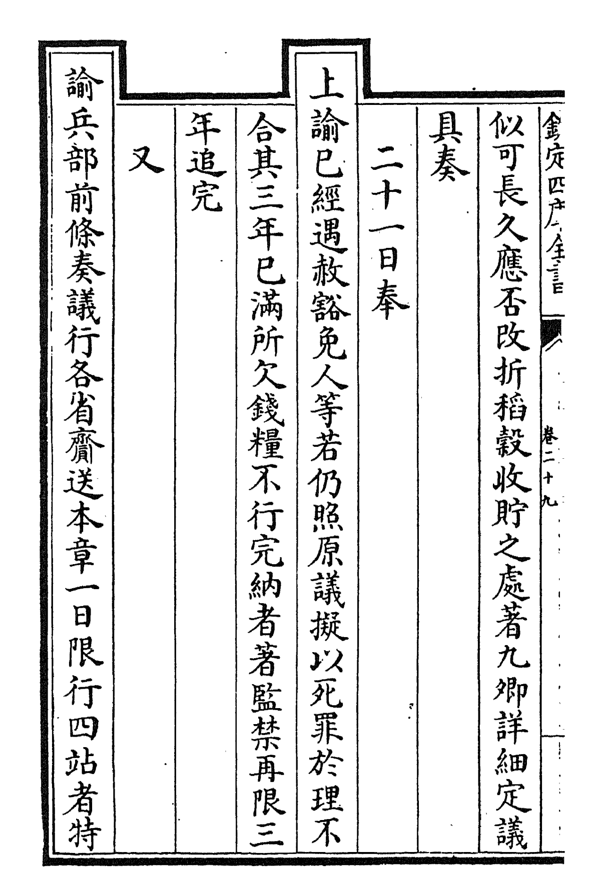
奬勵戒勉或言及地方之事間有與督撫提鎮諭旨中批示所不能盡者向伊等諭及朕意不過欲文武大吏詳悉朕旨便於商酌奏請定奪今各省督撫提鎮往往有奏稱某屬官到此口傳上諭臣一面遵奉施行等語此則大非朕意督撫提鎮等聞屬官口傳旨意必當再行奏聞俟批准之後方可奉行何得冒昧遽行也若地方有應行事宜朕自然諭部傳旨或摺批密諭豈有命微員隨便口傳之理況伊等奉朕面諭時亦有不能明

晰領會傳宣錯悞而督撫提鎮覆奏時竟與原旨不符
者甚多此等皆大有關係且伊等至彼處傳旨時只應
在衙署內密向本人傳宣若於大庭廣衆以屬員而傳
旨與上官張大其事皆非朕本意也

又戶部議奏貴州貴陽府知府徐如玉等虧空倉糧

應革職究追奉

上諭依議積貯倉糧特為備荒賑濟之用但南省地氣潮
濕貯米在倉一二年便致霉爛實難收貯若改貯稻穀



似可長久應否改折稻穀收貯之處著九卿詳細定議具奏

二十一日奉

上諭已經遇赦豁免人等若仍照原議擬以死罪於理不合其三年已滿所欠錢糧不行完納者著監禁再限三年追完

又

諭兵部前條奏議行各省齎送本章一日限行四站者特

恐事件或致遲誤且有枉法作弊等情是以如此定限欲事得速行辦理而弊端可除耳乃自定限以來聞驛站時有苦累者蓋各處驛站平險不一遠近不齊或猝遇大雨或陰雨連綿河水暴漲途路泥濘急馳甚艱不能一槩日行四站者有之若一體計限議處未為允協國家定法必寛嚴得中令上下俱有禆益始可永遠遵行朕凡事揆情度勢務求至當嗣後遇有齎送平常本章其難行四站者應將途路艱難情由聲明倘實屬不

能亦應稍為通變其如何因地制宜酌為定限俾馳驛之人不至太苦亦不至推諉遲延枉法作弊之處爾部會同大學士九卿確議具奏至黑龍江所奏平常本章著照將軍陳泰所請以三站為限

又

諭副總河嵇曾筠據奏稱河工備用物料委河道陳世倕乘時購辦詎陳世倕不諳河務抗違膠執年内止發銀十分之一屢檄嚴催今尚不及十之三四現在物料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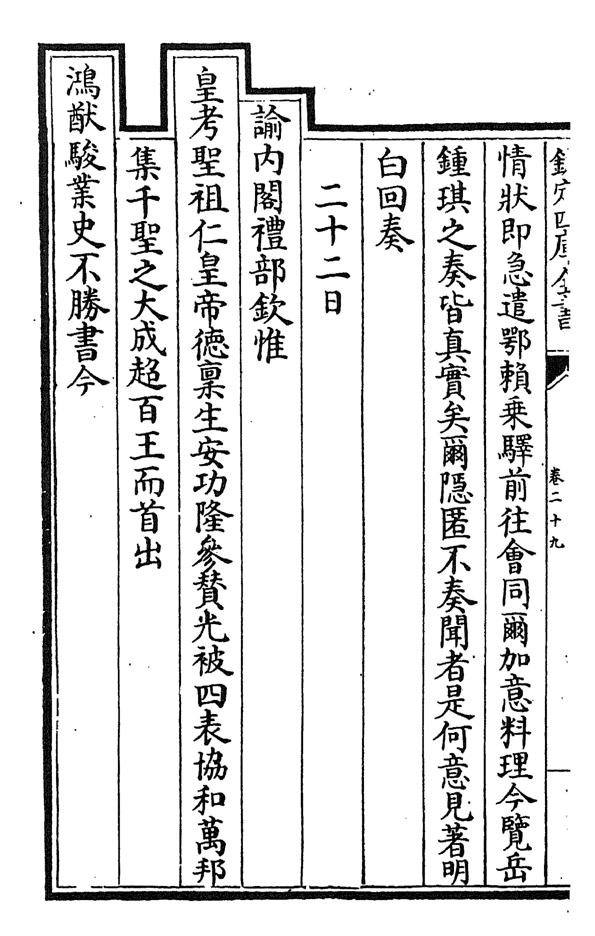
少甚為焦急隨又面諭續發銀兩并飛檄飭催承領各官星夜運工等語河工事務甚屬緊要爾身為副總河一切堤工理宜先時督催應用物料預為備辦俾臨期無倉卒疎虞之患如有屬員抗違膠執即應一面題參一面行文該撫速催辦理庶於堤工無悞乃爾從前並未奏聞及見朕因遲誤物料嚴旨申飭之後始將陳世倕抗違膠執併預防桃汛等情具奏此不過以桃汛在邇恐有疎虞先為推諉之地如此居心殊負委任之意

今年春汛預修堤岸倘有衝決之處定將爾與陳世倕一併治以重罪爾其竭力飭催工務毋少疎忽

又

諭撫遠大將軍年羮堯據岳鍾琪奏稱青海郡王厄爾德尼所屬部落窮困流離資生㝠之親王代青和碩氣等所屬部落雖稍能存給亦屬貧窮爾身為撫遠大將軍凡西陲軍務調發糧餉綏輯遠人皆爾之責理應酌量事勢緩急人口多寡盡心籌畫辦理乃岳鍾琪以厄爾

德尼等窘乏之情形密札相商爾僅發銀一萬兩為賑濟之用此諸部落流離失所之衆豈萬金所能遍濟爾何不思及也是知爾於諸務皆未實盡其心矣厄爾德尼等遭叛賊搶奪投命來歸全賴安插得所俾其衣食有資漸登樂利庶慰朕無一夫不獲之至意今爾既不能籌畫於未然又不克拯濟其現在如諸部落内或有一二人窘急萬難自存潛逃遠遁匿竄入策妄阿喇布坦之地者朕必重治爾罪斷不姑宥朕前因他處風聞青海



情狀即急遣鄂賴乘驛前往會同爾加意料理今覽岳鍾琪之奏皆真實矣爾隱匿不奏聞者是何意見著明白回奏

二十二日

諭內閣禮部欽惟

皇考聖祖仁皇帝德稟生安功隆參贊光被四表協和萬邦集千聖之大成超百王而首出

鴻猷駿業史不勝書今

景陵大禮告成應擇吉恭建
聖德神功碑備紀耿光大烈以昭垂萬世永永無極著內閣
禮部敬謹會議具奏
二十三日奉
上諭理親王之事朕曾降諭旨令其一應所用之物俱齊
備辦理毋得少有踈忽阿延圖將所需供羊遲誤內務
府總管常明又奏稱工部遲誤涼篷此皆因廉親王允
禩每事欲加朕以不美之名伊等黨與明知故誤形跡

顯然阿延圖特為備羊派出之人而將供羊遲誤其情可惡阿延圖著革職枷號一月鞭一百

二十五日

諭大學士等去歲進勦青海桌子山等處兵弁不論何鎮標營將人材可觀技用優長者著將軍岳鍾琪揀選保奏守備二員千總二員把總二員馬兵四名總兵官黃喜林王嵩紀成斌宋可進孫繼宗每人保奏守備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一員馬兵四名文到限三日書名報部

候旨調來引見録用

二十六日御史錢廷獻與刑部等衙門將李振生等

謀殺李明一案兩議具奏大學士三法司科道官員

並錢廷獻奉

上諭據此事情應依前議行但凌遲二命關係甚重若不

將朕依前議之意諭明則中外臣民無知者或謂朕不

慎重人命錢廷獻亦必以朕為不能洞見其肺肝尚靦

然以直言自居朕慎重讞獄每事必斟酌再三而於忠

讜之言更無不嘉納今錢廷獻另議此案以為焉知非捕役賄囑揑造卸罪於人試思捕役若果有拷逼李明之處斷無將伊復行勒死之理又云李和尚等扛屍時李發興於五更昏黑之中何能看得分明既經看見何以當日絶無一詞至李貴許銀以求免首始行首告此等處俱應駁行該撫另行審明等語夫五更時天雖未明兩人同扛一屍豈有全不看見之理李發興於天未明時見人扛屍如何即敢聲喊且係無干之人自然怕

事不行舉首及李貴許銀四兩賄求免首李發興既得確憑始行首告此情理必然最易知者即復行駁審亦不過如此情節朕以此詰問錢廷獻伊又奏稱偶然見識遂爾另議夫人命事件關係重大非風聞言事可比偶然二字是何言歟錢廷獻欲行駁審之意不過為重犯緩延歲月而捕役原非善良即久繫囹圄亦似無妨耳然凡事貴得情理之當苟曲意沽名所關匪細錢廷獻本係浙江人從前為挑濬東湖西湖條奏為海防條

奏今又於此案另議總欲徇顧同里挺然與衆大臣異論既可得美譽於鄉黨又可在君上之前標特立之槩於法司諸臣以邀直聲全是一派私心毫無秉公竭忠之念朕若不從其議則貽朕以輕忽民命之名朕若漫從其議則法司大臣官員必疑朕於情罪允當之案何以因錢廷獻一語遽行駁審致朕有因私言而輕公議之名是錢廷獻挾私懷詐但欲沽一已之聲譽而以兩難之事歸之君上也如此不忠理應革退今暫行寛宥

俟其改過嗣後凡有言責之官務宜秉公除私實心為

國其所建白必於吏治民生確有裨益方不負厥職鬼

神亦必默祐若仍怙舊習不知悛改則不但冥冥之中

罪譴難逭而國法具在朕亦斷不姑恕彼欲沽名干譽

者徒自喪其身名耳究有何益凡大小臣工均當恪遵

朕諭竭盡公忠以副朕懇懇訓誡之至意

二十七日

諭大學士等內外文武官員歷年虧空甚多

聖祖仁皇帝寬大如天不忍加之以法伊等罔知儆畏驕縱日久朕臨御以來即欲嚴加懲治恐化誨未施遽行正法近於不教而殺是以屢降諭旨諄諄警戒又因國帑關係重大條奏虧空者紛紛朕從其所請令委曲設法查其宦囊及其族黨親戚平日分用官資者多方為彌補之計以寬本人之誅然此不過一時權宜非可久行惟是奉行不善者違朕本意或有株連尤為可惡夫此等侵帑殃民之人若不明正國法終於無所畏懼今化

誨三年不為不久倘仍然侵蝕恣意妄為不惟國法難
宥情理亦斷斷不容自雍正四年以後凡遇虧空其實
係侵欺者定行正法無赦督撫大吏務須悉心查究不
可宽抑亦不可寬縱期於核實具奏毋得以侵為那使
若輩漏網凡殺人及盜律皆抵罪然命案盜案其害不
過一人一家而止若侵帑殃民者在一縣則害被於一
縣在一府則害被於一府豈止殺人及盜之比該督撫
何得徇庇容隱不伸國家之法以為地方除害乎且從

前一切權宜設法原欲委曲以全其性命今既將侵欺
國帑之員按例正法則查其宦囊及其親黨之事俱不
必行矣今年未完之項仍照舊追賠從雍正四年正月
為始著遵照此旨以彰國法該督撫如或扶同徇隱以
侵為挪亦必嚴加處分朕所以先降諭旨者冀其及今
知所儆懼猶可悛改以免重罪也定例侵欺三百兩者
斬然每至勾決時多有寛宥今立法既期必行則三百
兩即斬之例似覺過於太嚴朕心為之不忍侵欺及挪

移二項俱應計數目之多寡酌定罪名之輕重著九卿
詹事科道會同詳議具奏
又
諭戶部從前總理事務王大臣等會議奏准雲南四川鼓
鑄錢文恐該省禁止不許出境於民間不便著行文該
督撫聽其流通各省以便民用不必禁止出境
二十九日
諭諸王滿漢文武大臣等朕因貝子允禟行事悖謬在西

寧地方縱容下人生事妄為特發諭旨著都統楚宗往彼約束令據楚宗摺奏臣至西大通貝子允禟住處允禟並不出迎請安據本地千總阿維新稱聞得貝子腿疼不能動轉臣隨至貝子允禟門首向三等護衛克什圖告訴我奉特旨差來貝子如何不見良久始令臣進去見允禟在屋中站立形色如前氣槩强盛並無憂懼之容臣將貝子允禟喚出令跪院中將諭旨傳宣允禟並未叩頭即起立向臣云諭旨皆是我有何說我已欲

出家離世之人有何亂行之處臣看允禟屬下之人亦俱無憂懼之形疑允禟有所倚仗之處等語朕遣楚宗到彼傳宣諭旨約束其屬下之人原恐其生事騷擾地方且冀其改悔前愆遵守法度曲為保全乃允禟不知感激朕恩肆行傲慢全無臣下事君之禮且稱出家離世等語其意以為出家則無兄弟之誼離世則無君臣之分如此荒誕不經朕不解其胸中是何意見也朕受

皇考付託之重臨御以來於國家政務悉心辦理朕自揣精

神力量可以經理有餘惟於弟兄之中此數人萬難化誨既不感恩又不畏法使朕心力俱困如允禵允禩允禟允䄉允禵等在

皇考時結成黨與恣意妄行以致

皇考聖心憂憤日夜不寧十數年來其事不可悉數此舉國所共知者

皇考賓天時允禵從西寧來京一路並不奏摺請

太后安亦不請朕安反先行文禮部問其到京如何行禮儀

注及在
壽皇殿叩謁
梓宮後凡一切外來諸臣即蒙古扎薩克王公等一到皆近至朕前抱膝痛哭而允禵遠跪不前毫無哀戚親近之意朕向前就之仍不為動彼時拉錫在旁扶朕領之使前伊出遽將拉錫罵詈到朕前大肆咆哮云我本恭敬盡禮拉錫將我扯拽我是皇上親弟拉錫乃擄獲下賤若我有不是處求皇上將我處分若我無不是之處求

皇上即將拉錫正法以正國體其咆哮之狀無禮已極
及
梓宮奉移
山陵時朕令拉錫佛倫傳旨允禵倨傲不恭且與拉錫佛倫
爭鬧本不與允禩相干之事而允禩從帳房中出勸之
令跪允禵即跪可見伊以朕旨為輕惟允禩之言是聽
此即其明驗也允禵之妻病故朕厚加恩卹乃伊奏摺
中有我今已到盡頭之處一身是病在世不久等語伊

代朕躬奉祀

景陵以貝子加封王爵有何屈抑而出此怨望之語不過為

賠補數萬侵取之錢糧耳允禵身為大將軍乃將不應

支用之項濫行支用部院大臣畏勢迎合任其濫支冒

銷國帑有違定制自應賠補況其所冒國帑俱用以市

恩結黨邀買人心任意非為無所不至與允禟允禩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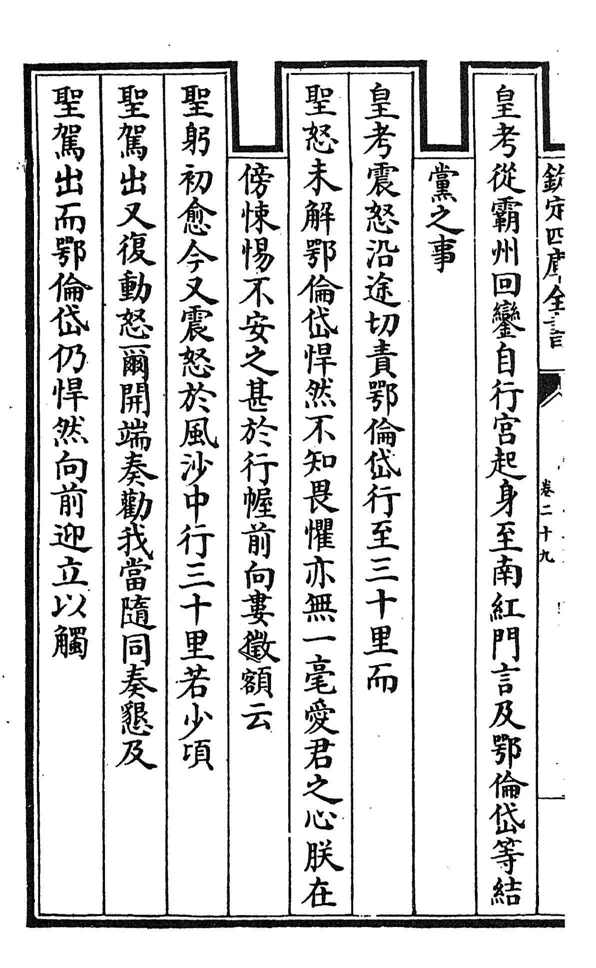
數百萬之富彼此聯屬相為首尾者朕著允禩送澤卜

尊丹巴胡土克圖至張家口外託病違令不行又私與

允禟暗字往來餽送馬匹允禟回書中有事機已失悔之無及之語甚屬悖亂允禩又私行禳禱將雍正新君字樣連寫入疏文内大為不敬此等字跡目今現在總之允禩等私結黨援牢不可破朕若以向日之見聞或將伊等門下之人嚴行訊詰何情不得而其罪一明則國法難容矣朕居心寛大不忍為此務欲保全骨月不事深求總之以

皇考之心為心也阿靈阿鄂倫岱二人原係廉親王允禩等

之黨首罪惡至重此輩懷毒逞奸上費
皇考無限慈懷屢干
聖怒當日因允禩得罪在要亭地方將伊門下太監審訊太
監云阿靈阿鄂倫岱乃我主子之黨問他二人便知彼
時阿靈阿鄂倫岱在傍俱無言可辯顏色改變良久但
稱我既係你主子之黨平日曾送過何物你主子曾賞
過我何物將此可笑之語支吾豈能欺君父與衆耳目
乎戊子年拏問允禩開赦後次年春



皇考從霸州回鑾自行宮起身至南紅門言及鄂倫岱等結黨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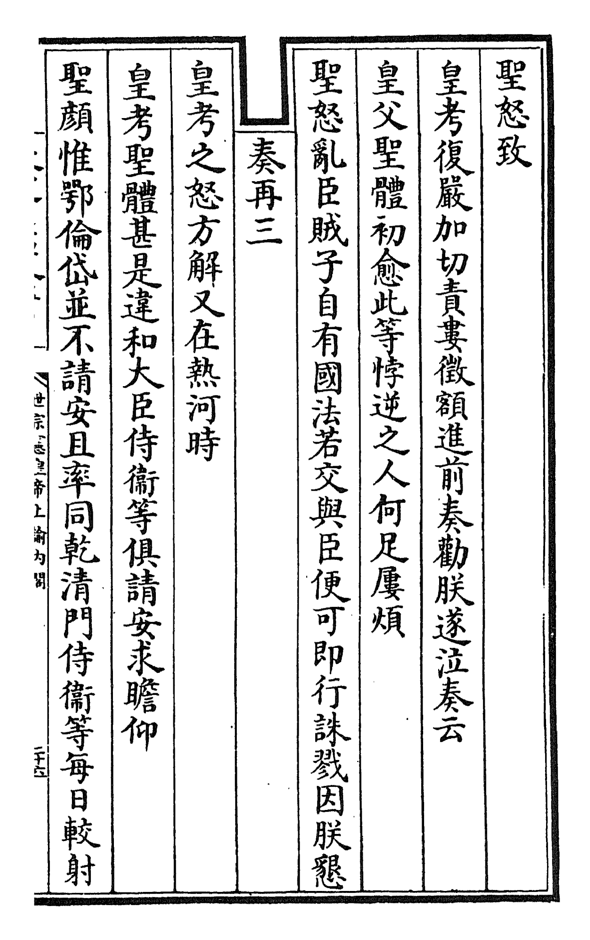
皇考震怒沿途切責鄂倫岱行至三十里而

聖怒未解鄂倫岱悍然不知畏懼亦無一毫愛君之心朕在傍悚惕不安之甚於行幄前向婁徽額云

聖躬初愈今又震怒於風沙中行三十里若少頃

聖駕出又復動怒爾開端奏勸我當隨同奏懇及

聖駕出而鄂倫岱仍悍然向前迎立以觸



聖怒致

皇考復嚴加切責婁徵額進前奏勸朕遂泣奏云

皇父聖體初愈此等悖逆之人何足屢煩

聖怒亂臣賊子自有國法若交與臣便可即行誅戮因朕懇

奏再三

皇考之怒方解又在熱河時

皇考聖體甚是違和大臣侍衛等俱請安求瞻仰

聖顏惟鄂倫岱並不請安且率同乾清門侍衛等每日較射

遊戲鄂倫岱罪惡多端
皇考行圍哨鹿時悉數其罪令侍衛五哥鞭責之又一年元
旦清晨在乾清門院內掀衣溺便朕見之駭異知其行
同畜類至於每事干犯
聖怒以致
天心鬱悶不寧者不可枚舉令其前往邊地料理驛站効力
行走伊到彼處並不撫恤驛站之人反將驛站事務敗
壞致蒙古等不能存活朕即位後聞知賞賚數萬金另

遣効力人員前往料理以甦蒙古之困鄂倫岱種種罪
惡倶行寛免並未治罪從驛站調回仍令為領侍衛内
大臣又為都統伊之父祖朕皆厚加恩典冀其悛改過
惡為朕出力而鄂倫岱結黨之心堅如金石並無感激
報効之念以為朕之加恩於其父祖皆因隆科多之力
所致與已無渉在朕前並無一語奏謝鄂倫岱引見本
旗襲職人員明知罪人之子例不得承襲乃違例帶來
引見朕亦寛免其罪伊身為火器營大臣乃於操練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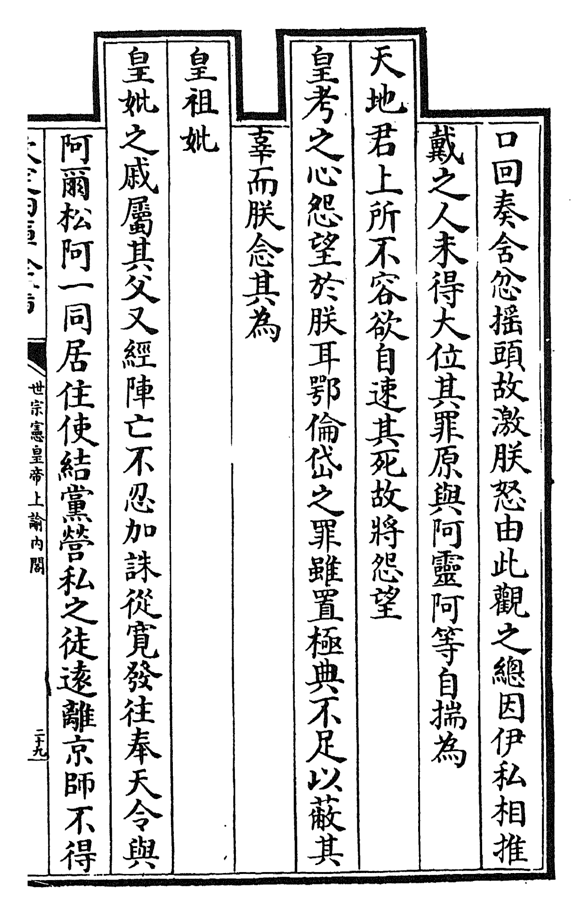
丁之處一次不曾親到去年伊從俄羅斯回來奏請將蘇尼特為賊之台吉數人調來京師披甲朕諭以不如仍留本處交與札薩克王等自能管束令其悛改如不能悛改再依爾等所奏行鄂倫岱繕寫諭旨時並不遵照朕旨乃寫云

皇考時調來披甲可以使得朕心不忍造此無影響之語其意以為

皇考欲行之事朕不忍行欲將歸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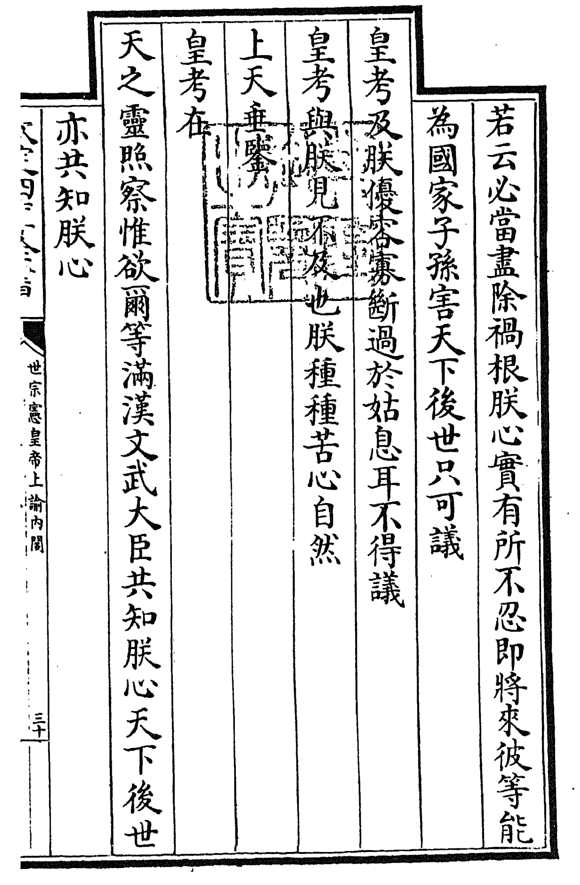
皇考之名加之於朕也朕有硃批諭旨降與阿爾松阿者令鄂倫岱轉交乃鄂倫岱於乾清門衆人前將朕旨擲之於地且極力黨護阿爾松阿將其死罪承認在身愍不畏死頑悍已極朕每召諸王大臣等頒發諭旨鄂倫岱從未有一次點首心服前名旗下大臣面諭云近日大臣等辦事將從前積習已改十之七八若再整頓一二年便可全改朕甞慮向來惡習恐非誅戮一二人不能挽回今看來可不用誅戮矣為此朕心甚喜諸臣無不

點首喜動顏色惟鄂倫岱畧無喜容俯首冷笑彼時朕
即欲降旨詰責已而中止鄂倫岱惡貫已滿
天地神明不肯寬宥昨因辦理旗下之事在衆人前將一原
當侍衛之人問鄂倫岱此人何如鄂倫岱並未認識妄
奏云此人平常朕責以爾在
皇考時身為大臣存心狡獪只知顧惜身家不肯實心出力
苟且欺罔朕所稔知此等處朕屢經開諭毫不悛改今
日在衆人前又如此誑奏是誠何意鄂倫岱奏云我信



口回奏含忿搖頭故激朕怒由此觀之總因伊私相推
戴之人未得大位其罪原與阿靈阿等自揣為
天地君上所不容欲自速其死故將怨望
皇考之心怨望於朕耳鄂倫岱之罪雖置極典不足以蔽其
辜而朕念其為
皇祖妣
皇妣之戚屬其父又經陣亡不忍加誅從寬發往奉天令與
阿爾松阿一同居住使結黨營私之徒遠離京師不得

煽惑衆心允禟鄂倫岱等黨惡蟠結遇事生波一事未了復生一事抵死不休實不可解嗣後大小臣工若有怙惡不悛暗附朕之兄弟者朕必明正其罪置之重辟使向日結黨之弟兄無附會濟惡之人正所以曲為保全之計總之朕兄弟中黨援積習沉錮已久朕既不能懾之以威使其畏懼而加意施恩又終不能使之感化朕衷深為抱愧不過竭盡朕之心力曉諭內外臣工令彼等不能為害於大清國之意朕亦無可奈何之事也



若云必當盡除禍根朕心實有所不忍即將來彼等能
為國家子孫害天下後世只可議
皇考及朕優容寡斷過於姑息耳不得議
皇考與朕見不及也朕種種苦心自然
上天垂鑒
皇考在
天之靈照察惟欲爾等滿漢文武大臣共知朕心天下後世
亦共知朕心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三十至三十三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事臣張培

謄錄監生臣阮鍾瑗

欽定四庫全書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三十

雍正三年三月

上諭二十三道

初三日

諭大將軍年羹堯爾欲令康濟鼐駐劄西藏所議雖是但康濟鼐居住阿里克地方亦甚屬緊要不知康濟鼐情願與否且與阿爾布巴隆布奈等彼此能和睦與否亦

未深知今令康濟鼐為總領帶伊屬下唐古特往居西藏恐有未便且阿爾布巴等倘有不服康濟鼐孤身在彼雖欲効忠勢必不能自主亦屬無益朕意康濟鼐仍管轄兩處康濟鼐得以往來行走於事似有裨益若令康濟鼐居住西藏諭旨既降伊即欲往阿里克地方照管亦不可得此事極宜斟酌著大將軍年羮堯會同侍郎鄂賴詳細妥議具奏如以康濟鼐在兩處行走為是康濟鼐往阿里克地方去後令何人居住西藏總領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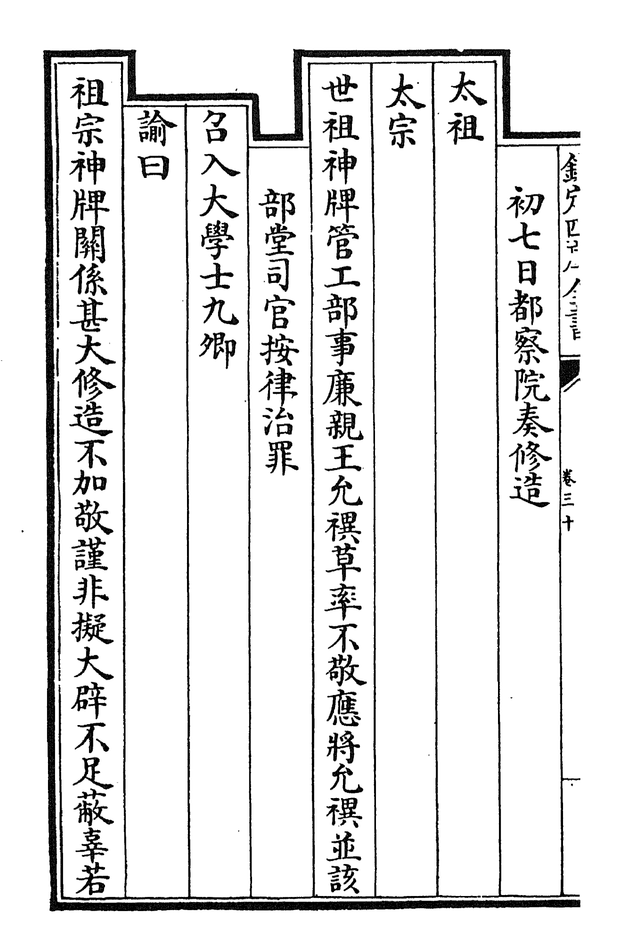
事之處一併詳議具奏

初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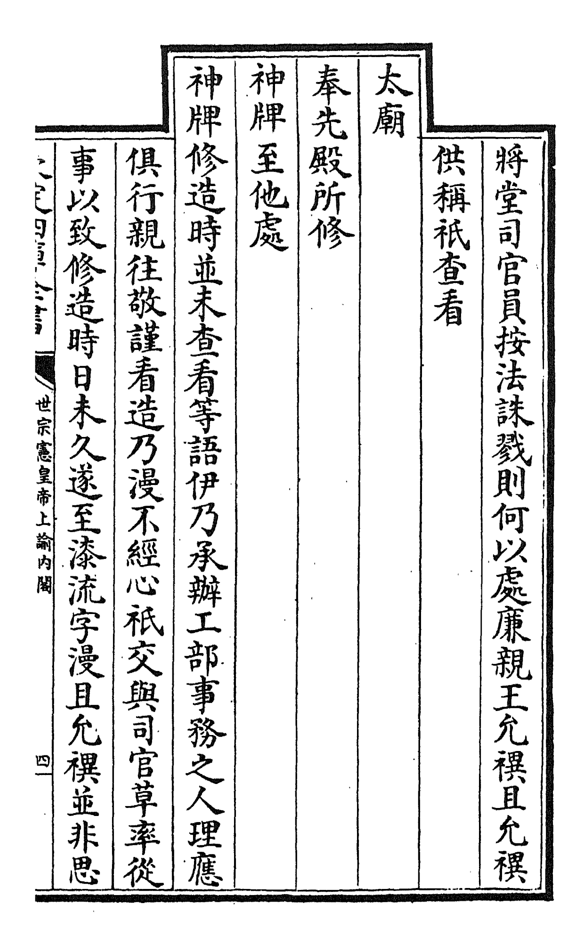
諭吏部朕初即位時內外官員俱未認識惟科道官每日輪班條陳進見因念外省事務緊要故令科道中可用之人補授外任但科道外轉向屬降用是以令其將科道原銜帶於新任前御史陳時夏越分奏事朕曾嚴飭今河南管河道給事中陳世倕係專管錢糧工程之員在副總河嵇曾筠處甚是掣肘於緊要工程所需物料

不即給發價銀以致物料遲悞去歲江南撥到河兵三月不給兵餉如此等事嵇曽筠竟不參奏必有瞻顧之處朕降諭旨詢問總河齊蘇勒今齊蘇勒將陳世倕執拗掣肘情節具奏河道近省尚屬易知即可整飭他省所用道員倚恃身有科道職銜抗違上司亦未可定朕用人行政豈可令上下不遵定分乎除新用許容柯喬年陸賜書三人仍帶科道職銜外爾部查明凡有兼科道銜之各省道員行文各該督撫問明本人有情願不

兼科道銜在道員任内効力者該督撫據實具奏留任其有不願在道員任内効力者亦令據實奏明仍調回原任再陜西洮岷道單疇書去年總督年羹堯陛見來京時奏伊才力不及操守不廉朕看此人老成端謹必係不能迎合年羹堯之所致況年羹堯多以無影響之事揑成陷人單疇書辦事才情或有不及斷非操守不廉之人現在京員老成者亦少著將單疇書調回以卿員用其洮岷道員缺爾部歸於月分銓選引見



初七日都察院奏修造
太祖
太宗
世祖神牌管工部事廉親王允禩草率不敬應將允禩並該
部堂司官按律治罪
名入大學士九卿
諭曰
祖宗神牌關係甚大修造不加敬謹非擬大辟不足蔽辜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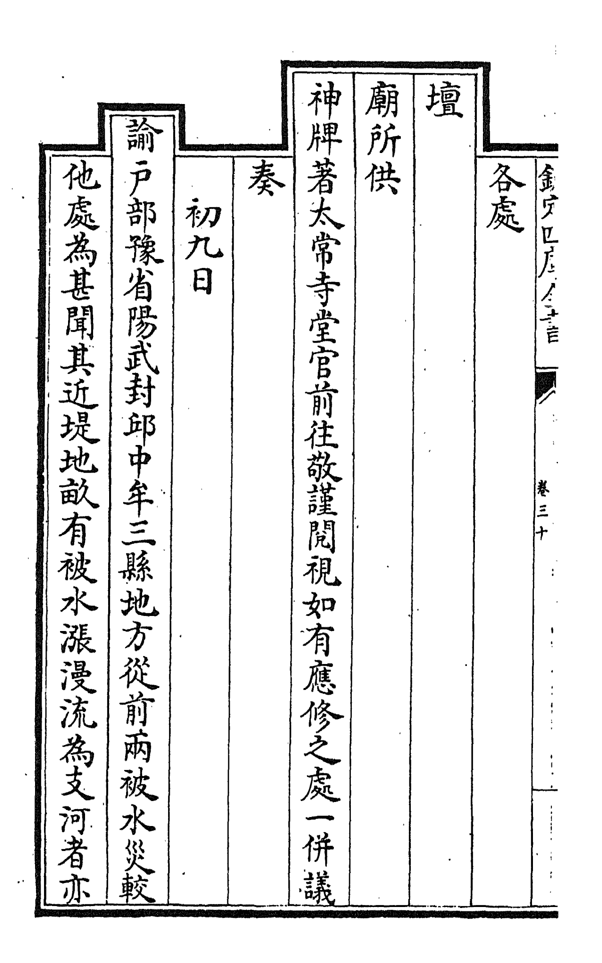


將堂司官員按法誅戮則何以處廉親王允禩且允禩
供稱祗查看
太廟
奉先殿所修
神牌至他處
神牌修造時並未查看等語伊乃承辦工部事務之人理應
俱行親往敬謹看造乃漫不經心祗交與司官草率從
事以致修造時日未久遂至漆流字漫且允禩並非愚

慮不到不能辦事之人特存心做壞此事欲陷朕以不敬之名耳任伊有心故為朕斷不將伊治罪又聞伊欲卸罪於司官將已給之口供復行掣回更改都察院即當允其更改何以不曾聽許著明白回奏此罪名不但司官難以承當即允祼又可以承當乎朕既謂斷不將伊治罪欲寬伊罪唯有躬自引咎耳但此等情節爾諸臣不可不共知之今據爾等奏稱康熙三十七年

天壇配享

神牌
皇考特諭佛保監督內府工匠修造等語彼時允禩未將舊
例查奏朕全然不知因在諒陰之中心神恍惚未及周
詳然皆朕疎忽之過也由此觀之是朕敬
天尊
祖之意大不及
皇考矣今
神牌應如何敬謹修理之處大學士會同九卿確議具奏再



各處
壇
廟所供
神牌著太常寺堂官前往敬謹閱視如有應修之處一併議
奏
初九日
諭戶部豫省陽武封邱中牟三縣地方從前兩被水災較
他處為甚聞其近堤地畝有被水漲漫流為支河者亦

有水去沙停地畝變為沙灘目前不能播種者又有近河之處地土變為鹽鹻者自昔年被災以來特遣大臣專司經理不惜帑金多方堵築又念民間輸賦維艱於蠲免之外將應納錢糧寬期分年帶徵今幸修築功成河流順軌地無水患民獲安居但念被災之後元氣未復若將新舊錢糧並徵民力未免竭蹷且恐被水與停沙之地以及鹽鹻之區一時未能耕種則國課何由而辦朕心深為軫念著戶部侍郎托時前往會同巡撫田

文鏡將三縣昔年被災地方悉心查勘其地土被災之輕重及荒地成熟之遲早與舊欠新徵錢糧應徵應免之處一一確實分別定議具奏務使窮黎實沾恩澤以副朕勤求民瘼之至意

初十日

諭大學士等前聞南坪壩番人聚衆梗化朕料其必有起釁之由曾降諭旨今據提督岳鍾琪摺奏叛番懼罪逃散拏獲起事首惡喇嘛番子拔那等九名其餘脅從潛

匿者現在陸續投誠數日可以安輯此事實因石泉營守備孟繼先魚肉番人縱兵騷擾茂州知州邊鴻烈擅作威福因修城苛虐番人以致伊等憤激殺傷兵民等語番人敢行悖逆自有憲典至守備知州等既有苛刻激成之由必須審出實情分別治罪以伸國家之法以服番衆之心著刑部侍郎黄炳前往秉公嚴審定擬具

奏

十三日工部奏請修理

壇
廟等處支取銀兩奉
上諭此本内將修理
壇
廟及修墳立碑等項俱在一處繕寫
壇
廟尊嚴如何將修墳立碑之事一處並寫殊為不敬不知伊
等是出自臆見抑或遵照舊式縱使舊式如此亦應更

改另行分晰繕寫纔是似此等事廉親王並非意見不到之人著查問具奏

又諸王宗室等以建立宗學具摺謝

恩奉

上諭書云以親九族九族既睦爾等宗室之内自應和協彼此保護骨肉之親豈可相為讐敵乎朕在藩邸時雖知宗室之惡習但孔子云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又云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朕今即位教育愛護宗室

俱係朕躬職分之事譬如爾等皆有屬下屬下之人尚思保護況於同姓骨肉乎朕前議處蘇努吳爾占之罪伊等並非與朕舊有隙怨祇以骨肉之內彼此傾陷互為讐敵一有微隙可乘則此欲殺之彼欲陷之以至羣起而欲殺其人使其人無所容身朕昔事

皇考時偶有不能稱

旨之事並不疑人之毀我凡尤人之言未嘗一出諸口今我

宗室內互相讐陷之習皆由蘇努所致朕弟二三人改

與不改亦自聽之凡讐當解不當結所謂九世之讐必報者指敵國言之耳非言宗族骨肉也一氣和協在同姓骨肉方能如此若異姓之人必不能一氣和協也以骨肉而信下人無影響之言彼此視為讐敵反與傍人相親豈非輕重倒置乎今朕宗室僅千餘人尚不及十佐領人數若如此互相傾陷何所底止朕甚惜之惟望爾等習為善人如宗室內有一善人滿洲內亦有一善人朕必先用宗室滿洲內有一善人漢軍內亦有一善

人朕必先用滿洲推之漢軍漢人皆然苟宗室不及滿洲則朕定用滿洲矣爾宗室内不但同心協力報効國家之人為朕所深眷只安靜守分不干法紀之人即在朕眷注之中若妄行犯法朕必照例處分豈可望朕之寛宥乎今爾諸宗室聞朕諭旨心以為是者有之以為否者亦有之朕豈能必爾等之皆以為是而實心奉行即朕之子孫亦不能保其必然但人不可不竭力自勉朕只望爾等為善人行善事朕之誠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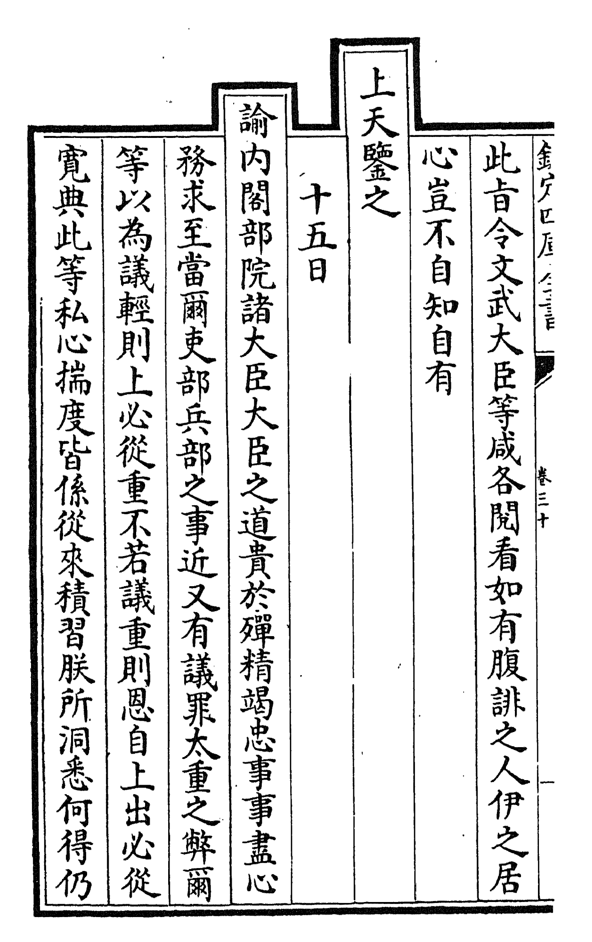
祖考在天之靈無不鑒察朕豈有負善人之理乎爾等為立
宗學之故謝恩朕必不受今尚未加教訓並未曾有裨
益之處即受爾等之謝亦屬可愧如以朕設立此學果
為有益爾諸王宗室之子弟或在家延師讀書亦可或
欲勞其身心閱歷事務令入宗室學中讀書亦可惟令
教習等嚴加訓誨爾等又時加約束自可望其成就若
溺愛袒護己子反怨教訓之人何由望其成立耶爾衆
宗室等聽朕此旨實心奉行各自勉勵或學習經書或

嫻熟武藝宗族骨肉内彼此扶持各守本分無貽羞辱如果學習數年文武兩途有幾人成材則朕心之喜如獲奇珍庶此學之設不為虚矣若不如是雖有立學之名而無實效反為多此一事何益之有今尚未學即以為受朕之恩行禮謝恩誠可不必朕受之亦覺無味譬如賜爾等田地一坵必耕種得穀飽食之後方可為受朕之恩若所賜之地並未耕種即使耕種猶未定其收與不收得食與不得食而即以為受朕之恩可乎再宗

室子弟之成丁者宜各自黽勉嚮學至於鼓舞振作之勤則在爾宗人府王貝勒公等如數年中各自勤學誠得幾人成立彼時不但爾等謝朕之恩朕且舉行筵宴以誌歡慶總之宗族骨肉之間以和為貴爾等勉旃

又果郡王允禮等將工部知會該旗文內擡寫廉親王之處條奏奉

上諭如此方是甚屬可嘉王大臣等所行果能如此朕之保全骨肉亦可以自必矣將此奏交該部察議并將朕



此旨令文武大臣等咸各閱看如有腹誹之人伊之居心豈不自知自有

上天鑒之

十五日

諭內閣部院諸大臣大臣之道貴於殫精竭忠事事盡心務求至當爾吏部兵部之事近又有議罪太重之弊爾等以為議輕則上必從重不若議重則恩自上出必從寬典此等私心揣度皆係從來積習朕所洞悉何得仍

其故智乎如朱綱鉛法一事議以革職因朱綱平日奏摺朕命隆科多代奏故從重議以見避嫌之意盧詢獨奏一事議以革去都統因其同為兵部堂官故從重議以見不瞻徇之意紀黨阿於舉行計典時上三旗無一卓異之員豈有正紅旗鑲紅旗鑲藍旗皆有可薦之人而上三旗乃不如下五旗竟無一人可薦之理據稱伊等或係出差或派往打圍故未行薦舉夫既有可薦之人獨不可展限補薦乎此事因有關係故交部議處該

部以為此必朕欲重處之人遂議革職以迎合朕旨夫
朕欲革去紀黨阿之職何難竟行斥革而必借此一事
以從部議乎此等但知行私自便全無公忠為國之心
皆欺詐惡習所當痛加悛改者也又如
祖宗神牌關係重大工部不加敬謹豈僅貶官削籍可蔽其
辜昔
皇考特遣佛保監看內府匠役修理此等大事工部豈無檔
案廉親王允禩豈有不知乃並不具奏亦並不親往監

視此特允禩有意忽畧以成朕過朕惟有一人引咎而已又如大學士張鵬翮員缺吏部即行開列具題請旨朕令內閣確查舊例其初含糊回奏及朕憶

皇考加恩李光地有一月後開列之

旨大學士始查出檔案請罪夫內閣吏部俱有檔案可查乃吏部並不查明遽行題請大學士亦不查明漫行擬票當時李光地之事朕在藩邸時即聞人傳頌

皇考待大臣恩意周渥不忍遽行開缺以為盛事爾等豈不

聞知且現有檔案而置若罔聞必待朕再四往復查詢始具奏請罪是誠何心朕非過於煩瑣欲爾等屢次請罪特欲求其當耳蓋大學士之缺必遲回鄭重以得其人非如他職有一缺出即有一人可補況

皇考加恩閣臣尤為備至如李光地係

皇考登極後之進士洊歷台輔恩禮優渥至於如此張鵬翮為

皇考之舊大臣朕擢任機衡今加恩乃不如李光地可乎此

係
皇考非常恩典在新任閣臣及吏部或尚可託詞未經詳查
舊檔至如馬齊嵩祝與李光地同時共事之人如此
隆恩豈有遺忘不知之理設朕不加意查詢乃於張鵬翮之
缺遽著開列補授又將使朕引為已咎矣此等事皆係
朕聲名所關爾等大臣全不在意豈爾等不盡心辦事
抑或爾等才情俱出朕下耶朕願大臣之才情過於朕
以輔朕之不逮不願大臣之才情不及朕徒數數謝罪

為也爾等大臣凡有過失朕一一執法議罪以國體言之既非美事而於

皇考平日之簡用論之亦不為有光朕何所為而樂為乎但期事之歸於至當非好為苛求乃不得已也諸大臣其諒之勉之

又

諭各省督撫周禮稱惟王建國體國經野孟子亦言仁政必自經界始疆界所關誠為至重從來兩省交壤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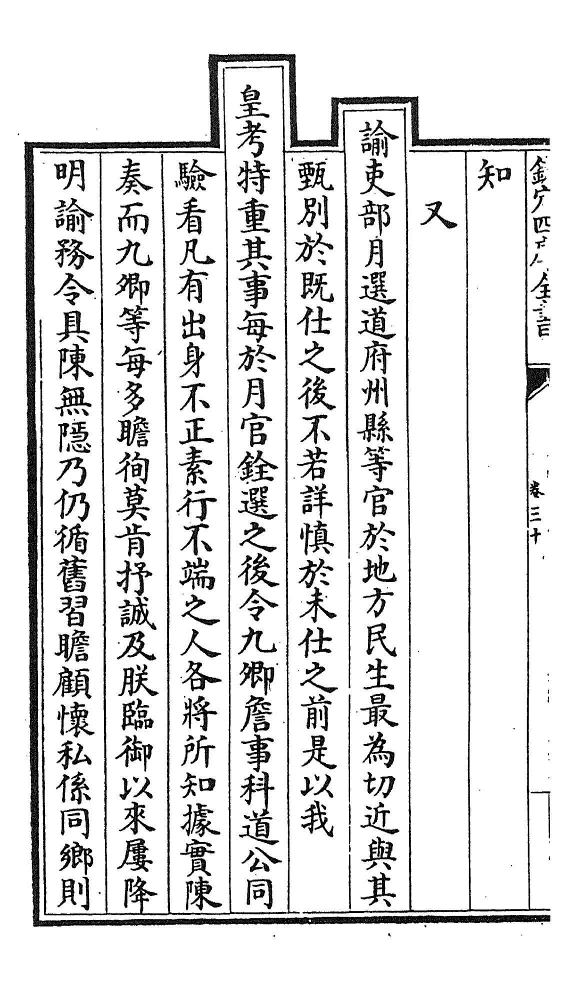
其界址多有不清雲貴川廣等處為尤甚間有一省之內各州縣地界亦有不清者每遇命盜等事則互相推諉礦廠鹽茶等有利之事則互相爭競甚非息事寧民之意朕深知此弊今特降諭旨與各省督撫其共矢公心勿存私見詳細清查如與鄰省地界有不清者則兩省各委賢員公同勘定若本省內地界有不清者即委本省賢員勘定地皆朕土人皆朕臣此盈彼絀悉在朕版圖之內無容分視也雖地界或間有難定之處但平

心勘畫即使稍有不協然一定之後久遠得以遵據永無推諉爭競之處於地方大有裨益矣其舉行此事宜於農隙之時所派官員不得私受請囑收取餽遺及科派百姓騷擾經過地方如有發覺定行重治其罪諸督撫各慎為之

十六日

諭大學士等應開科道人員俱係科甲出身再考文字亦屬無益今次著於翰林各部院衙門應行開列人員內

令各堂官薦舉翰林院掌院學士阿克敦出使未回著蔡珽會同張廷玉薦舉從前朕於科道中欲用外省道員故將有才幹者選用今外省道員將次用足有才幹者可以不必科道職司言路務擇忠誠為國直言無隱者方為稱職如錢廷獻之徒務虛名劉燦之挾讐為巳崔致遠之抗違狂妄此數人皆但知有身而不顧朝廷如此存私之人斷不宜於言責今次薦舉人員內若有此等行為必將原保舉之人一併究問爾等即遵諭傳



知

又

諭吏部月選道府州縣等官於地方民生最為切近與其甄別於既仕之後不若詳慎於未仕之前是以我

皇考特重其事每於月官銓選之後令九卿詹事科道公同驗看凡有出身不正素行不端之人各將所知據實陳奏而九卿等每多瞻徇莫肯抒誠及朕臨御以來屢降明諭務令具陳無隱乃仍循舊習瞻顧懷私係同鄉則

畏避嫌怨係別籍又謂不能確知如此殊非慎選官方之道也昨籤掣鄖陽知府胡文溥乃賈豎之子行止不端有奏聞者朕問九卿僉曰不知惟詹事王圖炳一人直奏胡文溥係市井庸愚此並非迎合朕意況朕素不知胡文溥之姓名但人臣事君之義當竭忠誠或胡文溥有冤抑之處為伊表白陳奏猶可不可如是推諉不知也嗣後月官掣缺之後九卿照例驗看但九卿人少不能周知並令各部院衙門堂司官將所知漢人内有

出身不正行止不端者各具密摺於月官考履歷之日至乾清門進呈其有品行素優者亦令密奏若係旗員則令本佐領叅領都統副都統亦照此例各具密摺奏聞倘有挾讐誣奏者徒自取罪戾耳朕叅閱衆論自能洞悉虛實諸臣亦斷不能欺朕也如此則不肖倖進之徒皆知畏避人人各懷惕厲名器不致濫邀於吏治民生大有裨益矣

十七日

諭九卿等治道莫尚於風化而節行實為風化之首故旌揚盛典歷代崇之凡以闡幽光而彰至教也朕即位以來拳拳以敦教化勵風俗為務恩詔中敕令旌表節義使寒苦守節之家均沾恩澤嗣又頒發諭旨至再至三誠欲地方有司加意採訪俾深山窮谷之中側微幽隱無一不大顯於斯世也但每見直省舉報節行俱係民間婦女而營伍中人絕少夫海內營伍中矢志勵操艱苦備嘗以完節行者斷不乏人而向來罕聞舉報豈以

旌典例由生員具呈教官具結而教官生員與兵丁聲氣渺不相通無由真知灼見故舉報寥寥耶朕於兵民一視同仁而兵之與民其秉彞好德之心濯磨激勸之道又未嘗有二乃營伍中節烈或竟湮没不彰朕甚憫焉夫生儒與戎伍既恐聲氣不接而風化之原要未有不起於學校者必如何而使兵民一體凡營伍中節行貞烈之婦女盡得舉報不致冒濫亦不致隱漏舉向來湮鬱未著之幽芳並邀國家旌揚之盛典著九卿等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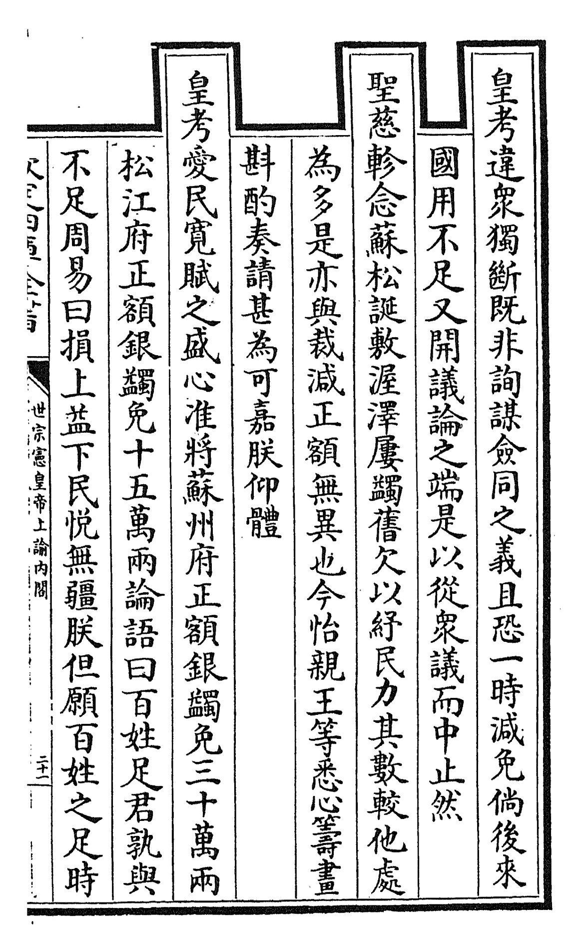
議具奏以副朕廣勵風節至意
十九日刑部奏監追借欠西寧庫帑之常明已經完項尚有戶部庫帑未完應令釋放行追奉
上諭常明雖完西寧庫帑而戶部庫帑未完何得竟作還完欠項釋放若因西寧庫銀行追在先戶部庫銀行追在後將現在銀兩准其抵還西寧庫項即行釋放則戶部庫項致生推諉延挨之弊矣應不論事之先後但視其罪之輕重將輕罪之項令其先完重罪之項令其後

完常明仍著監禁將伊未交銀兩嚴行催追若不清完仍按拖欠西寧庫銀治罪再外省督撫審結一切虧空案件皆將數多者指為那移數少者指為侵欺葢以那移罪輕可以遷延日月故先完侵欺之項希免重罪情弊顯然其間有供應軍需及賑荒等事實在那用者尚可因事原情然此等亦甚少而以侵欺審為那移者甚多朕意嗣後或有侵欺之案與那移之案並發者或有侵欺之案先發那移之案後發者總勿論事之先後但

視其罪之重輕應將那移輕罪之項令其先完侵欺重罪之項令其後完使揑飾那移希避重罪之人無所施其伎倆若有完那移數內完足侵欺之數者其餘侵欺那移之數委屬力不能於限內全完若亦即行正法又屬過嚴如此等犯著暫停正法仍寛限監追如只有那移而無侵欺者仍照舊例治罪庶幾寛嚴允當爾部傳諭九卿詳議具奏

又管理戸部事務怡親王奏請酌減蘇松浮糧奉

上諭覽管理戸部事務怡親王所奏具見勤求民隱為國推恩之意正應戸部辦理之事蘇松之浮糧當日部臣從未陳奏常廑
皇考聖懷屢頒
諭旨本欲施恩裁減乃彼時大臣以舊額相沿已久國課所關綦重恐損上益下非理財之道數以不應裁減固執覆奏凡國家大事因革損益必君臣計議畫一始可舉行若



皇考違衆獨斷既非詢謀僉同之義且恐一時減免倘後來
國用不足又開議論之端是以從衆議而中止然
聖慈軫念蘇松誕敷渥澤屢蠲舊欠以紓民力其數較他處
為多是亦與裁減正額無異也今怡親王等悉心籌畫
斟酌奏請甚為可嘉朕仰體
皇考愛民寛賦之盛心准將蘇州府正額銀蠲免三十萬兩
松江府正額銀蠲免十五萬兩論語曰百姓足君孰與
不足周易曰損上益下民悦無疆朕但願百姓之足時

存益下之懷用是特沛恩膏著為定例俾黎民輕其賦稅官吏易於催科可飭令該地方知之

又奉

上諭台吉通木克於初次出兵時在阿爾泰地方每臨陣奮勇當先領喀爾喀兵同丁壽與厄魯特交戰甚屬有功自言熟悉吐魯番額倫哈必兒漢等地方請前往効力後同輔國將軍阿爾納調至布隆吉爾在青海復有戰功又與副都統阿玉西營總蘇圖領兵擒獲岱津等

皇考曾言伊是喀爾喀扎薩克等內第一効力人員甚加褒
奬朕亦深知之著將通木克封以公爵再懐特公巴吉
之弟阿海同伊兄初次出兵時往巴爾庫爾處哨探奮
勇効力於察哈爾擒獲三逃人又嘗擒撤木皮兒又同
阿爾納在吐魯番與厄魯特交戰又曾窮追岱津伊亦
係効力人員著將阿海封為頭等台吉跟隨伊等到來
官兵著照從前撤回官兵例賞給通木克阿海自
陵寢到來時發給馬匹起程應賞之處著查從前賞給公等

之例議奏

二十三日宗人府議奏工部將廉親王字樣擡寫行文應將允禩照例議處奉

上諭朕從前屢降諭旨將允禩斷不治罪所議革退親王製回佐領之處俱著寛宥可任其妄為伊妄為力竭或有止日尚望其回心歸正庶幾與朕出力也

又川陜總督年羮堯兩江總督查弼納署理江寧巡撫何天培以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各具本奏賀奉

上諭年羹堯所奏本內字畫潦草且將朝乾夕惕寫作夕陽朝乾年羹堯平日非粗心辦事之人直不欲以朝乾夕惕四字歸之於朕耳朕自臨御以來日理萬幾兢兢業業雖不敢謂乾惕之心足以仰承

天貺然敬

天勤民之心時切於中未嘗有一時懈怠此四海所知者今年羹堯既不以朝乾夕惕許朕則年羹堯青海之功亦在朕許與不許之間而未定也朕從前訓誡年羹堯曾

有勉為社稷之臣當矢青天白日之語年羮堯自省居心行事未必能仰遵訓旨身體力行也朕今降旨詰責年羮堯必推託患病係他人代書未曾看出夫臣子事君必誠必敬陳奏本章縱係他人代書而年羮堯豈有不經目之理觀此則年羮堯自恃己功顯露其不敬之意其謬誤之處斷非無心即如查弼納何天培慶賀日月合璧五星聯珠二本閱其紙既潔白而字畫亦甚端楷將此二本一併發與年羮堯看令其明白回奏

二十五日

諭大學士等甘肅巡撫胡期恒朕素不識其人因西海初經平定必得熟悉邊地情形者畀以巡撫之職朕詢問年羮堯伊即薦胡期恒謂可勝任前年羮堯曾薦王景灝求令陛見及王景灝來京朕觀其才具實屬可用是以此番薦舉胡期恒朕亦不疑即用為甘肅巡撫後見揭糸金南瑛等七人朕察其情節甚不允協且年羮堯於王景灝則請令陛見於胡期恒則不請令陛見是殆

欲借王景灝一人使朕信其言之不誣遂可薦舉胡期恒之類以肆其蒙蔽也今胡期恒來京所奏之言皆屬荒唐悖謬自云途次曽經揲蓍以卜其應否據實奏對夫人臣奏對應以實不以虚此亘古不易之理乃竟以此決之神明無論褻神逆理而其心之疑貳不定欺罔詐偽即此一事可見其居心為人矣觀其人甚屬卑鄙下賤豈特不稱巡撫即道府之職亦屬有玷著革職朕已諭問年羮堯矣其揭參一案現交與吏部刑部審擬

自然明白甘肅地方甚屬緊要巡撫員缺著將軍岳鍾琪兼理

又

諭內閣覽年羹堯奏稱委赴南坪築城知州邊鴻烈守備孟繼先不恤番民欲令寒冬入山砍木且出言恐嚇以致各寨番民驚惶生事曾經一面繕摺奏明一面調兵勦撫等語伊前奏摺內止稱欲築城時喇嘛衆番因此處原無城郭亦無駐劄兵丁今築城駐兵伊等不能任

意行事是以聚衆將築城應用物件盡行燒燬此等番民已曾歸順今因築城離叛殊屬可惡現在調兵前往等語並未將邊鴻烈等情由聲明朕降旨察問伊將從前奏摺内全無之事竟稱已於摺内奏明含糊具題或是年羮堯從前有心隱匿具題抑或被屬員欺瞞遂爾朦混具題之處著年羮堯明白回奏

二十七日莊親王允禄等將總理事務王大臣遵

旨分別功罪定議具奏奉

上諭廉親王允禩怡親王允祥為人聰明强幹廉潔自矢才具優裕朕深知其能辦大事遭皇考上賓之時朕心神恍惚恐事有錯誤爰於即位之初命二王賛佐朕躬効力國家總理事務朕倚任二王原無異視也廉親王因不得遂其大志又以朕疎遠允禟允禵致生怨恨不惟不輸誠効力且每事煩擾朕之心思阻撓朕之政事惑亂衆心專欲激朕殺人朕為伊等縈念備極焦勞是竟以歷年之煩擾

皇考者又欲以之煩苦朕躬矣怡親王極其敬慎遵守臣節凡朕所交事件專心為國竭盡忠誠勤勞辦理從無絲毫致使朕心勞瘁殊屬可嘉且此三年來佐朕治理之功甚大廉親王種種悖謬之罪朕既盡行寛宥如怡親王之誠心効力者若不加恩褒異則將來之宗室諸王為國効力之心必至懈怠矣怡親王著賞一郡王聽王於諸子中指名奏請授封隆科多著賞給世襲頭等阿達哈哈番於諸子中作何承襲之處聽伊具奏馬齊著

賞給拜他拉布勒哈番餘依議

二十八日奉

上諭盛京乃開基之地寧古塔黑龍江三姓等處與之接壤皆屬緊要向來於此地發遣人犯至今漸多此輩原係匪類兇惡習成豈能悛改其子孫亦未必能成善類本處無知少年恐為所引誘流染匪僻以致廢壞風俗所關甚大且將來發遣之人多於本地兵丁亦深有未便嗣後凡發遣人犯可否分配内地邊遠之區令地方

官嚴加收管稽查人數無多禁約亦易至强盜理應悉
行正法其減等發三姓乃法外之仁今應作何變通再
八旗内府佐領王府佐領下有罪發往打牲烏喇者人
數漸加亦當酌量務期得當經久可行諸王大臣等會
同悉心極慮詳議具奏

又

諭總理事務王大臣等大臣等之家人互相黨比結為兄
弟鑽營請託之處甚多大臣等彼此和洽其請託固不

待言如彼此不睦家人從中或為調停或為激怒千態萬狀各欺其主以圖巳利伊主為其所惑不能辨别是非反為家人所用而忘巳之利害大臣等誰無任使之人往往聽信家人之言行事獲罪敗名不可勝數此朕數年來所深知亦衆人所共知也此等事大有關係不可不嚴行禁止著交與步軍統領五城官員凡大臣等之家人如有嫁娶筵席延請親友等事令各禀明家主然後舉行倘有私結黨與約為兄弟彼此會飲請託事

件者即行嚴拏具奏朕必重治其罪再諸大臣之妻互相延請宴會為摴蒱之戲借此夤緣請託大臣中現有為伊妻所制凡事依允者甚屬可恥大臣等宜加防範苟以此為小事漫不加察遂致敗名獲罪慚愧豈有大於此者且國家大臣若不能約束妻奴如何辦理國家之事將此通行八旗曉諭諸大臣各宜加意嚴行約束